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毛詩注疏

(二)

毛鄭
亨玄
傳箋
疏達
穎孔

商務印書館

毛詩注疏

(二)

毛鄭孔
氏鄭孔
氏鄭孔
氏鄭孔

國學基本叢書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二〔二之一〕

邶柏舟詁訓傳第三

○陸曰。邶云。邶衛者。殷紂畿內地名。屬古冀州。自紂城而北曰邶。南曰鄘。東曰衛。衛在汲郡魏縣。時康叔正封于衛。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。混其地而名之。作者各有所傷。從其本國而異之。故有邶鄘衛之詩。王肅同。從此訖幽七月十二國。並變風也。邶。蒲對反。本又作邶。字林。方代反。柏音百。字又作栢。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邶鄘衛譜

邶鄘衛者。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。○正義曰。地理志云。河內本殷之舊都。周既滅殷。分其畿內爲三國。詩風邶鄘衛是也。如志之言。故知畿內。以畿內。故知方千里也。○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。○正義曰。案禹貢大行屬冀州。地理志云。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。以詩言楚丘。桑中。淇水。漕浚。皆在山東。故皆云在大行之東。大行屬河內。河內卽紂都。而西不論大行者。蓋其都近西也。○北踰衡漳。○正義曰。鄭注禹貢云。衡漳者。漳水橫流。地理志云。漳水在〔上〕黨沾縣大脰谷。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。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。南距紂都百餘里耳。故知踰之。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。○正義曰。禹貢兗州云。桑土既蠶。注云。其地尤宜蠶桑。因以名之。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。僖二十一年。衛遷于帝丘。杜預云。帝丘。今東郡濮陽縣也。濮陽在濮水之北。是有桑土明矣。○周武王伐紂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。○正義曰。此皆史記衛世家文。○庶殷頑民。被紂化日久。未可以建諸侯。

乃三分其地置三監。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尹而教之。○正義曰：地理志云：邯鄲以封紂子武庚。鄘管叔尹之。衛蔡叔尹之。以監殷民。謂之三監。則三監者。武庚爲其一。無霍叔矣。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。鄭不然者。以書傳曰：武王殺紂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。使管叔蔡叔監祿父。祿父及三監叛。言使管蔡監祿父。祿父不自監也。言祿父及三監叛。則祿父也。外更有三人爲監。祿父非一監矣。古文尙書蔡仲之命曰：惟周公位冢宰。正百工。羣叔流言。乃致辟管叔于商。囚蔡叔于郭鄰。降霍叔于庶人。三年不齒。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。孫毓亦云：三監當有霍叔。鄭義爲長。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。不言霍叔者。鄭云：蓋敘之也。王制：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。國三人。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。此爲殷民難化。且使監之。武庚又非方伯。不與王制同也。史記云：武王爲武庚未集。恐其有賊心。乃令弟管叔蔡叔傅相之。三分其地置三監。則三叔各監一國。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。地理志雖云：管叔尹鄘。蔡叔尹衛。以武庚在三監之中。未可據信。則管蔡所監。不足明矣。故鄭不指言之。監者。且令監之。非所封也。封卽管蔡霍是也。○自紂城而北謂之邯鄲。南謂之鄘。東謂之衛。○正義曰：此無文也。以詩人之作。自歌土風。驗其水上之名。知其國之所在。衛曰：送子涉淇。至于頓丘。頓丘今爲「郡」名。在朝歌紂都之東也。紂都河北。而鄘曰：在彼中河。鄘境在南明矣。都旣近西。明不分國。故以爲邯鄲在北。三國之境。地相連接。故邯鄲亦流于淇。鄘曰：送我乎淇之上矣。衛曰：瞻彼淇奧。是以三國皆言淇也。戴公東徙渡河。野處漕邑。則漕地在鄘也。而邯鄲曰：土國城漕。國人所築之城也。思須與漕。衛女所經之邑也。河水瀾瀾。宣公作臺之處也。此詩人本述其事作。爲自歌其土也。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。孫毓云：據鄘風定之方中。楚丘之歌。鄘在紂都之南。相證自明。而城以西無驗。其城之西。迫於西山。南附洛邑。檀伯之封。溫原樊州。皆爲列國。鄘風所興。不出于此。鄭義爲長。○武王旣喪。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。乃流言於國曰：公將不利於孺子。○正義曰：此皆金縢之文。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。彼注云：管、國名。叔、字。周公兄。武王弟。封於管。羣弟。蔡叔。霍叔。武王崩。周公免喪。欲居攝。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。故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。孺子謂成王也。知管叔周公之兄者。孟子文也。○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。秋大熟未穫。有雷電疾風之異。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。而遂居攝。○正義曰：知者。準的金縢之文。如鄭注金縢。周公初出。成王年十三。避居二年。成王年十四。秋大熟遭雷風。成王迎而反之。是成王年十五。避居三年。云二年者。不數初出之年故也。○三監導武庚叛。○正義曰：書序云：武王崩。三監及淮夷叛。注云：周公還攝政。懼誅。因開導淮夷與俱叛。居攝一年之時繫之。武王崩者。其惡之初。自崩始也。又書傳曰：使管叔蔡叔監祿父。武王死。成王幼。管蔡疑周公而流言。奄君蒲姑謂祿父曰：武王旣死矣。成王尙幼矣。周公見疑。

矣。此百世之時也。請舉事。然後祿父及三監叛。奄君導之。祿父遂與三監叛。則三監亦導之矣。故左傳曰。管蔡啓商。基間王室。是也。○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復伐三監。○正義曰。成王既黜殷命。殺武庚。書序文也。彼注云。黜殷命。謂誅武庚是也。既殺武庚。復伐三監。爲異時伐者。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。明非一時也。殺武庚伐三監。皆在攝政二年。故書傳曰。二年克殷。注云。誅管蔡及祿父等也。○更於此三國建諸侯。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。使爲之長。○正義曰。以未可建諸侯。故置三監。今既伐三監。明於此建諸侯矣。書序曰。成王既伐管叔。蔡叔。以殷餘民封康叔。作康誥。攝政二年。伐管蔡。四年。建侯於衛。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。而書序連言之者。注云。言伐管蔡者。爲因其國也。王肅康誥注云。康國名。在千里之畿內。既滅管蔡。更封爲衛侯。鄭無明說。義或當然。或者康誥也。言爲之長者。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。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。故知更建諸侯也。妹邦於諸國屬鄘。酒誥命康叔云。明大命于妹邦。注云。妹邦者。紂都所處。其民尤化紂嗜酒。今祿父見誅。康叔爲其連屬之監。是康叔并監鄘也。又季札見歌鄘衛。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。故知爲之長。○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。混而名之。○正義曰。以康叔不得二國。故知後世子孫也。頃公之惡。邠人刺之。則頃公以前已兼邠。其鄘或亦然矣。周自昭王以後。政教陵遲。諸侯或強弱相陵。故得兼彼二國。混一其境。同名曰衛也。此殷畿千里。不必鄘鄫之地止建二國也。或多建國數。漸并於衛。不必一時滅之。故云稍并兼也。地理志云。武王崩。三監叛。周公誅之。盡以其地封弟康叔。號曰孟侯。遷鄘鄫之民於洛邑。故鄘鄫衛三國之詩。相與同風。如志之言。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。非子孫矣。服虔依以爲說。鄭不然者。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。王畿千里。康叔與之同。反過周公。非其制也。○七世至頃侯。當周夷王時。衛國政衰。變風始作。○正義曰。衛世家云。康叔卒。子康伯立。卒。子孝伯立。卒。子嗣伯立。卒。子惠伯立。卒。子靖伯立。卒。子貞伯立。卒。子頃侯立。除頃侯。故七世也。又曰。頃侯厚賂周夷王。夷王命爲衛侯。故知當夷王時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。此及曹不數頃公。共公又不數及。魯則并數。此皆隨便而言。不爲例也。○故作者各有所傷。從其國本而異之。爲鄘鄫衛之詩焉。○正義曰。綠衣。日月。終風。燕燕。柏舟。河廣。泉水。竹竿。述夫人衛女之事。而得分屬三國者。如此諸說。定是三國之人所作。非夫人衛女自作矣。泉水竹竿。俱述思歸之女。而分在異國。明是二國之人作矣。女在他國。衛人得爲作詩者。蓋大夫聘問往來。見其思歸之狀。而爲之作歌也。唯載馳一篇序云。許穆夫人作也。左傳曰。許穆夫人賦載馳。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。或是自作之也。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。蓋以於時國在鄘地。故使其詩屬鄘也。木瓜美齊。猗嗟刺魯。各從所作之風。不入所述之國。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。以夫人身是衛女。辭爲衛發。故使其詩

歸衛也。宋襄之母。則身已歸「宋」。非復宋婦。其詩不必親作。故在衛焉。并邯鄲分爲三國。鄭并十邑。不分之者。以鄭在西都。十邑之中無鄭名。又皆國小。土風不異。不似邯鄲之地。大與衛同。又先有衛名。故分之也。雖分從邯鄲。其實衛也。故序每篇言衛。明是衛詩。猶唐實是晉。故序亦每篇言晉也。其秦仲陳佗。皆以字配國。當證號之稱。「舜」爲國名而施也。若異國之君。必以國配諡。恐與其君相亂。若河廣宋襄。木瓜齊桓。猶嗟魯莊公之輩是也。三國如此次者。以君世之首。在前者爲先。故世家。頃侯卒。子釐侯立。四十二年卒。子共伯餘立爲君。共伯弟和。襲政共伯於墓上。共伯自殺。衛人立和爲衛侯。是爲武公。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。故邯鄲在前也。邯鄲伯與淇奧。雖同是武公之詩。共姜守義。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。故鄭次之。衛爲後也。凡編詩以君世爲次。此三國當其君之時。或作或否。其有詩者。各於其國。以君世爲次也。世家曰。武公卽位。脩康叔政。百姓和集。五十年卒。子莊公楊立。二十三年卒。太子完立。是爲桓公。二年。弟州吁驕奢。桓公黜之。十六年。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。九月。殺州吁于濮。迎桓公「子」晉於邢。而立之。是爲宣公。十九年卒。太子朔立。是爲惠公。四年奔齊。立公子黔牟。黔牟立八年。惠公復入。三十「三」年卒。子懿公赤立。九年。爲狄所滅。立昭伯頑之子申爲戴公。元年卒。立弟燬。是爲文公。此其君次也。序者或以事明主。或言其諡。或終始備言。或與初見末義相發明。要在理著而已。若一君止一篇者。明言號諡多。則文有詳略。邯鄲伯云。頃公之時。則頃公詩也。綠衣莊姜傷已妾上僭。當莊公時。則莊公詩也。詩述莊姜而作。故序不言莊公也。燕燕云。莊姜送歸妾也。妾非夫人所當出。出不當夫人送。今云送歸妾。明子死乃送之。是州吁詩也。日月。終風。擊鼓。序皆云州吁。凱風從上明之。皆州吁詩也。雄雉。匏有苦葉。序言宣公。舉其始。新臺。二子乘舟。復言宣公。詳其終。則谷風。式微。旄丘。簡兮。泉水。北門。北風。靜女。在其間。皆宣公詩也。鄘柏舟云。共伯蚤死。其妻守義。明武公時作。則武公詩也。牆有茨。公子頑通於君母。君母則惠公母。則惠公詩也。鶉之奔奔。宣姜。亦是惠公之母。則君子偕老。桑中。在其間。亦皆惠公詩也。定之方中。蠨蛸。相鼠。千旄。序皆云文公。文公詩可知。載馳序云。懿公爲狄人所滅。露於漕邑。則戴公詩也。在文公下者。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。關於下耳。衛淇奧云。美武公。則武公詩矣。考槃。碩人。序皆云莊公。則莊公詩也。氓云。宣公之時。則宣公詩也。竹竿。從上言之。亦宣公詩也。芄蘭刺惠公。則惠公詩也。河廣云。宋襄公母歸于衛。母雖父所出。而文繫於襄公。明襄公卽位乃作。襄公以魯僖十年卽位。二十「一」年卒。終始當衛文公。則文公詩矣。伯兮云。爲王前驅。有狐序云。衛之男女失時。皆不言諡。在河廣木瓜之間。則似文公詩矣。但文公惠公之時。無從王征伐之事。惟桓五年秋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。當宣公時。則伯兮宣公詩也。伯兮既爲宣公

詩。則有孤亦非文公詩也。文公滅而復興。詩無刺者。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。則有孤亦宣公詩也。與伯兮俱闕於此。本在芻蕘之上。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。故不復言宣公耳。推此。則換爛在作序之後。故舉上明下。若本第於此。則伯兮宜言謚以辨嫌。不宜越芻蕘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。木瓜云。齊桓公救而封之。則文公詩也。故鄭於左方中。皆以此知之也。然鄭於其君之下。云某篇某作者。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。未必卽此君之世作也。何則。文王之詩。有在成王時作者。是不必其時卽作也。春秋之義。未踰年不成君。而州吁以春弑君。九月死於濮。不成君而得有詩者。以其已在君位。百姓蒙其惡。故得作詩以刺之也。柏舟共姜自誓。不爲共伯詩者。以共伯已死。其妻守義。當武公之時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。所以爲武公詩也。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。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。故衛宣公先「燕」於夷姜。後納伋妻。邶詩先匏有苦葉。後次新臺。是以事先後爲次也。舉此而言。則其餘皆以事次也。牆有茨。鵲之奔奔。皆刺宣姜。其篇不次。而使桑中問之。則編篇之意。或以事義相類。或以先後相次。序注無其明說。難以言之。

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

不遇者。君不受己之志也。君近小人。則賢者見侵害。○柏。木名。頃。音傾。近。附近之近。

〔疏〕

柏舟五章章六句。○不遇至侵害。○正義曰。箋以仁人不遇。嫌其不得進仕。故言不遇者。君不受己之志。以言亦汎其流。明與小人並列也。言不能奮飛。是在位不忍去也。穀梁傳曰。遇者何。志相得。是不得君志。

亦爲不遇也。二章云。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是君不受己之志也。四章云。觀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是賢者見侵害也。

汎彼柏舟亦汎其流

興也。汎。汎。流貌。柏木所以宜爲舟也。亦汎汎其流。不以濟度也。箋云。舟載渡物者。今不用。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。興者。喻仁人之不見用。而與羣小人並列。亦猶是也。○汎。數劍反。汎。流貌。本或作汎汎流貌者。此從王肅注加。

耿耿不寐。如有隱憂。

耿耿。猶微微也。隱。痛也。箋云。仁人既不遇。憂在見侵害。○耿。古幸反。微音景。

微我無酒。以敖以遊。

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。○敖本亦作遨。五羔反。

〔疏〕

汎彼至以遊。○正義曰。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。此柏木之舟。宜用濟渡。今而不用。亦汎汎然其與衆

而已。仁人既與小人並列。恐其害於已。故夜微微然不能寐。如人有痛疾之憂。言憂之甚也。非我無酒可以敖遊。而忘此憂。但此憂之深。非敖遊可釋也。○汎流至濟渡。○正義曰。竹竿云。檜楫松舟。檠檠者戔云。汎汎楊

舟。則松楊皆可爲舟。言柏木所以宜爲舟者。解以舟喻仁人之意。言柏木所以宜爲舟。猶仁人所以宜爲官。非謂餘木不宜也。

我心匪鑒。不可以茹。

鑒。所以察形也。茹。度也。箋云。鑒之察形。但知方圓白黑。不能度其真僞。我心非如是鑒。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。心度知之。○監本又作鑒。甲暫反。鏡也。茹。如預反。徐音如庶反。度。待洛反。下同。

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。

據。依也。箋云。兄弟至親。當相據依。言亦有不相據依。以爲是者希耳。責之以兄弟之道。謂同姓臣也。

薄言往愬。逢彼之怒。

彼、彼兄弟。○愬、蘇路反。怒、協韻。乃路反。

〔疏〕

○我心至之怒。正義曰。仁人不遇。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。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。我心則可以茹。何者。鑒之察形。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。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僞。我心則可以度知內之善惡。非徒如鑒

然。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。今已德則踰之。又與君同姓。當相據依。天下時亦有兄弟。不可以據依者。猶尚希耳。庶君應。不然。何由亦不可以據乎。我既有德。又與君至親而不遇。我薄往君所愬之。反逢彼君之悲怒不受已志也。○箋責之至姓臣。○正義曰。此責君而言兄弟者。此仁人與君同姓。故以兄弟之道責之。言兄弟者。正謂君與已爲兄弟也。故逢彼之怒。傳曰。彼、彼兄弟。正謂逢遇君之怒。以君爲兄弟也。

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

石雖堅。尚可轉。帝雖平。尚可卷。箋云。言已心志堅平。過於石席。○卷、眷勉反。注同。

威儀棣棣不可選也

君子望之儼然可畏。禮容俯仰。各有威儀耳。棣棣。富而閑習也。物有其容。不可數也。箋云。稱已威儀如此者。言已德備而不遇。所以慍也。○棣本或作逮。同。徒帝反。又音代。選、雪兗反。選也。儼、魚檢反。本或作嚴。音同。數。色圭反。

〔疏〕

我心至可選。○正義曰。仁人既不遇。故又陳已德以怨於君。言我心非如石然。石雖堅。尚可轉。我心堅。不可轉也。我心又非如席然。席雖平。尚可卷。我心平。不可卷也。非有心志堅平。過於石席。又有儼然

之威。俯仰之儀。棣棣然富備。其容狀不可具數。內外之稱其德如此。今不見用。故已所以怨。○傳君子至可數。○正義曰。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。解經之威也。禮容俯仰。各有宜耳。解經之儀也。論語曰。君子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儼然人望而畏之。左傳曰。有威而可畏。謂之威。有儀而可象。謂之儀。是也。言威儀棣棣然富備。而閑曉貫習爲之。又解不可選者。物各有其容。遭時制宜。不可數。昭九年左傳曰。服以旌禮。禮以行事。事有

其物・物有其容・是也。

憂心悄悄。愠于羣小。

愠・「怒」也。悄悄・憂貌。箋云・羣小・衆小人在君側者。○愠・七小反。愠・憂運反。

覯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

閔・病也。○覯・古豆反。本或作覯。侮音武。徐父音茂。

靜言思之。寤辟有標。

靜・安也。辟・拊心也。標・拊心貌。箋云・言・我也。○辟又本作擘。避亦反。標・符小反。拊音撫。

〔疏〕憂心至有標。○正義曰・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。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。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。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。故怨之也。既不勝小人所侵害。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。則寤覺之中。拊心而標然。言

怨此小人之極也。觀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言覯。自彼加我之辭。言受。從已受彼之稱耳。○傳標拊心貌。○正義曰・辟既爲拊心。卽云有標。故知標拊心貌。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。

日居月諸。胡迭而微。

箋云・日君象也。月臣象也。微・謂虧傷也。君道當常明如日。而月有虧盈。今君失道而任小人。大臣專恣。則日如月然。○迭・待結反。韓詩作貳。音同。云・貳・常也。

心之憂矣。如匪澣衣。

如衣之不澣矣。箋云：衣之不澣，則憤辱無照察。○澣、戶管反。憤、古對反。

靜言思之不能奮飛

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。箋云：臣不遇於君，猶不忍去，厚之至也。

〔疏〕

日居至奮飛。○正義曰：日當常明，月即有虧。今日何爲與月更迭而虧傷乎？猶君何爲與臣更迭而屈伸乎？日實無虧傷，但以日比君，假以言之耳。君既失道，小人縱恣，仁人不遇，故心之憂矣。如不澣之衣，衣

不澣，憤辱無照察，似己之憂煩憤無容樂，仁人憂不自勝，言我安靜而思，君惡如是，意欲逃亡，但以君臣之故，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，鳥能擇木，故取譬也。○箋曰：居至月然。○正義曰：禮器曰：大明生於東，月生於西，

陰陽之分，夫婦之位，則日月喻夫婦也。孝經識曰：兄曰姊，曰月又喻兄弟，以其陰陽之象，故隨尊卑爲喻。居諸者，語助也。故日月傳曰：日乎月乎，不言居諸也。檀弓云：何居，我未之前聞也。注云：居、語助也。左

傳曰：阜陶庭堅不祀，忽諸，服虔云：諸、辭，是居諸皆不爲義也。微謂虧傷者，禮運云：三五而盈，三五而闕。注云：一滿一闕，屈伸之義，是也。十月之交云：彼月而微，此日而微。箋云：微謂不明也，以爲日月之

食，知此微非食者，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，是日不當微也。若食則日月同有，何責云胡迭而微，故知謂虧傷也。彼十月之交陳食事，故微謂食，與此別。○箋臣不至之至。○正義曰：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，則同姓之臣，故恩

厚之至，不忍去也。以箴膏肓云：楚鬻拳同姓，有不去之恩，論語註云：箕子比干不忍去，皆是同姓之臣，有親屬之恩，君雖無道，不忍去之也。然君臣義合，道終不行，雖同姓有去之理，故微子去之，與箕子比干，同稱三

仁，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。

柏舟五章章六句

綠衣衛莊姜傷己也。妾上僭，夫人失位，而作是詩也。

緣當爲緣。故作緣。轉作綠。字之誤也。莊姜。莊公夫人。齊女姓姜氏。一妾上僭者。謂公子州吁之母。母嬖而州吁驕。一○綠。毛如字。綠。東方之間色也。鄭改作緣。吐亂反。篇內各同。妾上。時掌反。注上僭皆同。僭。賤念反。吁。況于反。嬖。補計反。諡法云。賤而得愛曰嬖。嬖。卑也。嬖。婢也。

〔疏〕

緣衣四章章四句至是詩。正義曰。作緣衣詩者。言衛莊姜傷已也。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。夫人失位而幽微。傷已不被寵遇。是故而作是詩也。四章皆傷辭。此言而作是詩。及故作是詩。皆序作詩之由。不必卽

其自作也。故清人序云。危國亡師之本。故作是詩。非高克自作也。雲漢云。百姓見憂。故作是詩。非百姓作之也。若新臺云。國人惡之。而作是詩。碩人云。國人憂之。而作是詩。卽是國人所作。各因文勢言之。非一端。不得爲例也。○箋緣當至吁驕。正義曰。必知緣誤而緣是者。此緣衣與內司服緣衣字同。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。五服不言色。唯緣衣言色。明其誤也。內司服注引雜記曰。夫人復稅衣衿翟。又喪大記曰。士妻以緣衣。言緣衣者甚衆。字或作稅。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。以此言之。內司服無緣衣。而禮記有之。則緣衣是正也。彼緣衣宜爲緣衣。故此緣衣亦爲緣衣也。詩者詠歌。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。不宜舉實無之緣衣以爲喻。故知當作緣也。隱三年左傳曰。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。曰莊姜。是齊女姓姜氏也。又曰。公子州吁。嬖人之子。是州吁之母嬖也。又曰。有寵而好兵。石碯諫曰。寵而不驕鮮矣。是州吁驕也。定本。妾上僭者。謂公子州吁之母也。母嬖而

州吁
驕。

綠兮衣兮綠衣黃裏。

與也。緣間色。黃正色。箋云。緣兮衣兮者。言緣衣自有禮制也。諸侯夫人。祭服之下。鞠衣爲上。展衣次之。緣衣次之。次之者。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。鞠衣黃。展衣白。緣衣黑。皆以素紗爲裏。今緣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禮制也。故以喻妾上僭。○裏。音里。間。周廟之間。鞠。居六反。言如菊花之色也。又去六反。言如麴塵之色。王后之服。四曰鞠衣。色黃也。展。知彥反。字亦作襜。音同。王后之服。五曰禮衣。毛氏云。融皆云色亦。鄭云色白。紗音沙。

心之憂矣曷維其已。

憂雖欲自止。何時能止也。

〔疏〕

緣分至其已。○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爲衣。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。今緣兮乃爲衣兮。間色之綠。今爲衣而見。正色之黃。反爲裏而隱。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。不正之妾。今蒙寵而顯。正嫡夫人。反見疏而微。綠衣以

邪干正。猶妾以賤陵貴。夫人既見疏遠。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。○鄭以爲婦人之服有祿衣。今見妾上僭。因以祿衣失制。喻嫡妾之亂。言祿兮衣兮。祿衣自有禮制。當以素紗爲裏。今祿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制也。以喻賤兮妾兮。賤妾自有定分。當以謙恭爲事。今賤妾反以驕僭爲事。亦非其宜。妾之不可陵辱。猶衣之不可亂制。汝賤妾何爲上僭乎。餘同。○傳緣間色黃正色。○正義曰。綠、蒼黃之間色。黃、中央之正色。故云。緣間色。黃正色。言問正者。見衣正色不當用間。故玉藻云。衣正色。裳間色。王肅云。夫人正嫡而幽微。妾不正而尊顯是也。○遂緣兮至上僭。○正義曰。祿衣黃裏爲非制。明祿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。禮制者。素紗爲裏是也。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衣黑者。解以祿衣爲喻之意。由諸侯之妾有祿衣。故假失制以喻僭也。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。韠衣。綸翟。闕翟。鞠衣。展衣。祿衣。素紗。注云。后從王祭先王。則服韠衣。祀先公。則服綸翟。祭羣小祀。則服闕翟。后以三翟爲祭服。夫人於其國。衣服與王后同。亦三翟爲祭服。衆妾不得服之。故鞠衣以下。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。內司服又曰。辨外內命婦之服。鞠衣。展衣。祿衣。素紗。注云。內命婦之服。鞠衣。九嬪也。展衣。世婦也。祿衣。女御也。鄭以經稱命婦之服。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。則不在命婦之中矣。故注云。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。自九嬪以下三等。故爲此次也。夫人於其國。與王后同。明鞠衣以下。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。此服既有三。則衆妾亦分爲三等。蓋夫人下嬀婦鞠衣。二嬀展衣。其餘祿衣也。知鞠衣黃。展衣白。祿衣黑者。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。爵弁服。皮弁服。玄端。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。爵弁服。皮弁服。祿衣。以祿衣當玄端。玄端黑。則祿衣亦黑也。故「內服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。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。又子羔之襲。祿衣繡稱。稱用繡。則衣用黑明矣。祿衣既黑。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。則展衣白。鞠衣黃可知。皆以素紗爲裏者。以周禮六服之外。別言素紗。明皆以素紗爲裏也。今祿衣反以黃爲裏。非其制。故以喻妾上僭也。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。獨舉祿衣者。詩人意所偶言。無義例也。

綠兮衣兮綠衣黃裳

上曰衣。下曰裳。箋云。婦人之服。不殊衣裳。上下同色。今衣黑而裳黃。喻亂嫡妾之禮。○嫡本亦作適。同。丁歷反。

〔疏〕綠衣黃裳。○毛以爲固色之綠。今爲衣而在上。正色之黃。反爲裳而處下。以與不正之妾。今蒙寵而尊。正嫡夫人。反見疏而卑。前以表裏與幽顯。則此以上下喻尊卑。雖嫡妾之位不易。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。鄭

以婦人之服不殊裳。緣衣當以黑爲裳。今反以黃爲裳。非其制。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。今反上僭爲事。亦非其宜。○箋婦人至同色。○正義曰。言不殊裳者。謂衣裳連。連則色同。故云上下同色也。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。喪服云。女子子在室爲父。布總箭筈。鬢衰三年。直言衰。不言裳。則裳與衰連。故注云。不言裳者。婦人之服不殊裳。是也。知非吉凶異者。十昏禮云。女次純衣。及禮記子羔之襲。緣衣纁精爲一稱。譏亂婦服。皆不言裳。是吉服亦不殊裳也。若男子朝服。則緇衣素裳。喪服則斬衰素裳。吉凶皆殊衣裳也。

心之憂矣曷維其亡

箋云。亡之言忘也。

綠兮絲兮女所治兮

綠。末也。絲。本也。箋云。女。女妾上僭者。先染絲。後「製」衣皆女之所治爲也。而女反亂之。亦喻亂嫡妾之禮。責以本末之行。禮大夫以上衣織。故本於絲也。○女。崔云。毛如字。鄭音汝。行。下孟反。下同。以上。時掌反。衣織。於既反。下音志。

我思古人俾無訛兮

俾、使、說、過也。箋云：古人謂制禮者，我思此人，定尊卑，使人無過差之行，心善之也。○俾、卑爾反。沈必履反。說音尤。本或作尤。差、初賣反。又初佳反。

〔疏〕

緣兮至說兮○毛以爲言緣兮而由於絲兮。此女人之所治。以與使妾兮而承於嫡兮。此莊公之所治。由絲以爲緣。卽緣爲末。絲爲本。猶承嫡而使妾。則妾爲卑而嫡爲尊。公定尊卑不可亂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。

今公何爲使妾上僭。而令尊卑亂乎。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。使已微而妾顯。故云我思古之君子。妻妾有序。自使其行無過差者。以莊公不能然。故思之。○鄭言爲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。是汝婦人之所爲兮。汝何故亂之。先製衣而後染。使失制度也。以與嫡在先而尊貴。妾在後而卑賤。是汝賤妾之所爲。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。嫡在後而卑。是亂嫡妾之禮。失本末之行。莊姜既見此妾上僭。違於禮制。故我思古制禮之人。定尊卑。使人無過差之行。禮令下不僭上。故思之。○傳緣末絲本○正義曰。織絲而爲繒。染之以成緣。故云緣末絲本。以喻妾卑嫡尊也。上章言其反幽顯。此章言公亂尊卑。○箋女妾至於絲○正義曰。以此詩傷妾之僭已。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。大夫以上衣織。故知先染絲後製衣。染絲製衣。是婦人之事。故言汝所治爲也。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。但衣者婦人所作。假言衣之失製。以喻妾之上僭耳。故汝上僭之妾。言汝反亂之。喻亂嫡妾之禮也。云亂嫡妾之禮。貴之以本末之行。本末者。以先染絲爲本。後製衣爲末。大意與毛同。但毛以染絲爲末。箋以製衣爲末耳。箋亦以本喻嫡。以末喻妾。故云亂嫡妾之禮。貴之以本末之行。又解本絲之意。由大夫以上衣織。故本之。知者。玉藻云。士不衣織。士不得。明大夫以上得也。染人掌染絲帛。染絲。謂衣織者也。

絺兮綌兮。淒其以風。

淒、寒風也。箋云。絺綌所以當暑。今以待寒。喻其失所也。○淒、七西反。

我思古人實獲我心。

古之君子。實得我心也。箋云。古之聖人制禮者。使夫婦有道。妻妾貴賤。各有次序。

〔疏〕

絺兮至我心○毛以爲絺兮綌兮常服之以暑時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。非其宜也。以興嫡兮妾兮常節之以禮。今使之飄然以亂之。亦非其宜也。言絺綌不以常暑。猶嫡妾不以其禮。故莊姜云。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。實得我心。○鄭以爲言絺兮綌兮「不當暑。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。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。今以上僭於尊位。亦失其所。故思古之人制禮。使妻妾貴賤有次序。令妾不得上僭者。實得我心也。○傳淒寒風○正義曰。四月云。秋日淒淒。淒。寒涼之名也。此連云以風。故云寒風也。○傳古之君子○正義曰。傳以章首二句皆貴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。故以爲思古之君子。謂能定尊卑。使妻妾次序者也。○箋古之聖人制禮者○正義曰。箋以上二句。皆貴妾之上僭。故以爲思古之聖人制禮者。使貴賤有序。則妾不得上僭。故思之。

綠衣四章章四句

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

莊姜無子。陳女戴嬀生子名完。莊姜以爲己子。莊公薨。完立。而州吁殺之。戴嬀於是歸。莊姜遠送之于野。作詩見己志。○燕。於見反。戴嬀。居危反。戴。諡也。嬀。陳姓也。完字又作兒。俗音丸。卽衛桓公也。殺如字。又申志反。見。賢遍反。

〔疏〕

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○正義曰。作燕燕詩者。言衛莊姜送歸妾也。謂戴嬀大歸。莊姜送之。經所陳。皆訣別之後。述其送之之事也。○箋莊姜至己志○正義曰。隱三年左傳曰。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。

曰莊姜。美而無子。又娶于陳。曰厲嬀。生孝伯。早死。其姊戴嬀生桓公。莊姜以爲己子。四年。春。州吁殺桓公。經書弑其君完。是莊姜無子。完立。州吁殺之之事也。由其子見殺。故戴嬀於是大歸。莊姜養其子。與之相善。故越禮遠送於野。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。知歸是戴嬀者。經云先君之思。則莊公薨矣。桓公之時。母不當輒歸。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。明桓公死後。其母見子之殺。故歸。莊姜養其子。同傷桓公之死。故泣涕而送之也。言大歸者。不反之辭。故文十八年。夫人姜氏歸於齊。左傳曰。大歸也。以歸寧者有時而反。此卽歸不復來。故謂之大歸也。衛世家云。莊公娶齊女爲夫人。而無子。又娶陳女爲夫人。生子早死。陳女女弟。亦幸於莊

公·而生子完·完母死·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·立爲太子·禮諸侯不再娶·且莊姜仍在·左傳唯言又娶於陳·不言爲夫人·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·非也·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·莊姜養之以爲己子·不言其死·云完母死·亦非也·然傳言又娶者·蓋謂嬀也·左傳曰·同姓嬀之·異姓則否·此陳其得嬀莊姜者·春秋之世·不能如禮·

燕燕于飛·差池其羽

燕燕·卽也·燕之于飛·必差池其羽·箋云·差池其羽·謂張舒其尾翼·與戴嬀將歸·顧視其衣服·○差·楚佳反·又楚宜反·池如字·卽音乙·本又作乙·郭烏拔反·

之子于歸·遠送于野

之子·去者也·歸·歸宗也·遠送·過禮·于·於也·郊外曰野·箋云·婦人之禮·送迎不出門·今我送是子·乃至野者·舒已懷·盡已情·○野如字·協韻羊汝反·沈云·協句宜音時預反·後放此·憤·符粉反·

瞻望弗及·泣涕如雨

瞻·視也·○涕·他禮反·徐又音弟·

〔疏〕

燕燕至如雨○正義曰·燕燕往飛之時·必舒張其尾翼·以興戴嬀將歸之時·亦顧視其衣服·既視其衣服·從此而去·是此去之子·往歸於國·我莊姜遠送·至於郊外之野·既至於野·與之訣別·已留而彼去·稍稍

更遠·瞻望之不復能及·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·上二句謂其將行·次二句言已在路·下二句言既訣之後·○傳燕燕·卽正義曰·釋鳥·鸛周·燕燕·卽·孫炎曰·別三名·舍人曰·鸛周名燕燕·又名卽·郭璞曰·一名玄鳥·齊人呼卽·此「燕」卽今之燕也·古人重言之·漢書童謠云·燕燕尾「澹澹」·是也·卽乙字異·音義同·郭氏一音烏拔反·○箋差池至衣服·○正義曰·差池者·往飛之貌·故云舒張其尾·翼實翼也·而兼言尾者·以飛時尾亦舒張故也·鳥有羽翼·猶人有衣服·故知以羽之差池·喻顧視衣服·既飛而有上下·故以顧之頗之喻出入前却·既上下而有音聲·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·取譬連類·各以其次·○箋婦人送迎不出門○正義曰·僖二十